

# 天 時 · 地 利 · 人 和

梁 子 衡

## 僑務會議瑣憶之四

### 海內海外萬眾一心

僑務會議瑣憶，原係筆者雜感性的「散文」，有時寫人，有時寫事，隨興之所至，塗抹數筆，以作生活上的「餘興」。後承王社長成聖兄鼓勵，希望多寫一點，在本刊連載，以增加讀者對僑務會議的回憶，此意甚佳，乃欣然從命。

我在瑣憶之一寫加拿大的僑領區富伯，在瑣憶之二寫菲律賓的僑領蔡功甫，在瑣憶之三寫「非以役僑，乃役於僑」的僑務觀念。即景生情，沒有先後之分，也沒有厚此薄彼之念，將來如出「專書」，當再調整。我行文輕鬆，每與讀者通姓道名，對方一想及拙作，多屬「童言無忌」，即驚訝的說：「見文不見人，我們還以為您是一位廿多歲的青年呢！」可見拙作仍未成熟！

本文以「天時、地利、人和」為題，也是一些抒情的感想。

僑務會議於民國四十一年十月召開。僑務會議實錄，在總統 蔣公的訓詞附錄之後，首先介

紹「僑務會議召開的意義」，第一句話便說：「中華民國四十一年是中國大陸淪陷後的第四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第八年，韓戰爆發後的第三年。」

我們可以說，民國四十一年，我們國家在反共復國的大業中已取得「天時、地利、人和」的有利條件，僑務會議無異在台、澎、金、馬這一反攻基地打下一根「鐵樁」，使這個基地更為穩固堅強。

我重新翻閱「僑務會議實錄」，那些輕鬆而有意義的「標語」和文字還躍然紙上，使人心曠神怡。

「海內海外一條心，救鄉救國齊努力。」是多麼通俗動人啊！

例如把菲律賓地區的報告，以「巴士海峽對岸的愛國志士」為題；把印度地區的報告，以「一包茶葉開闢了新天地」為題；把墨西哥地區的報告，以「一粒砂看世界」為題；把澳洲地區的報告，稱為「羊毛產地的一羣奮鬥者」，充份表

現其「文藝性」，生動活潑，引人入勝。

這裏，使我想起僑務會議那幾位顧問性的「文胆」：如譽滿士林的教育家崔載陽先生，如現任僑委會委員長毛濟滄先生，如現已成爲宗教家的蕭次尹先生，如以風流蕭灑見稱於海外新聞界的蕭次尹先生。這幾位「文胆」，在創造力特強，而又精於思考的鄭彥案先生領導下，發揮了團隊精神。所以僑務會議無論在設計、議案、文字的表现上，都充滿了真、善、美的才華風采。

僑務會議像一條活躍江河上的龍舟，有羣體力量的表现，有意志昂揚的演出，有乘風破浪、擊鼓前進的戰鬥精神。

筆者曾經說過，我當時担任大會的招待組長，配在組內工作的就有省立工專的周今炳（已故）、和黃鎮奎等教授。周教授在招待組以「老師」自居，我每天除了工作之外，還得接受他那「耳提面命」的「接待學」講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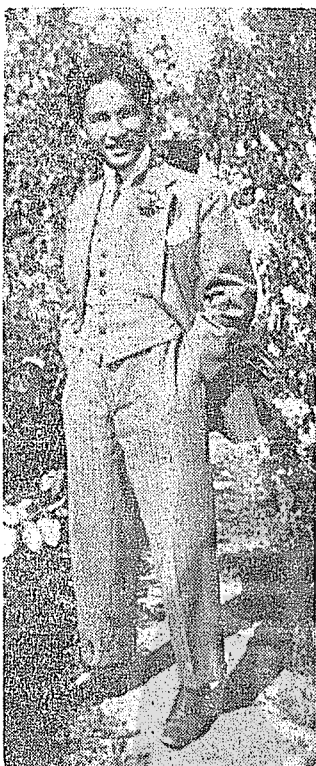
「文人相重」而不「文人相輕」，會使文人

發揮更大的力量和才智，我在工作中獲得這一經驗。

### 總統特使·僑聯理事

從僑務會議各地區僑情、政情或工作報告的代表人選，亦可以窺見海外人才之盛。菲律賓：鄧英達，越南：符林英，高棉：張綸，泰國：劉琨，星馬：宋廷濱，印尼：朱昌東，緬甸：黃志大，印度：葉幹中，日本：張子良，韓國：畢續宏，香港：陳靜濤，澳門：何心源，加拿大：潘仲謙，墨西哥：余受之，美國：朱貫日、梁聲泰，古巴、多明尼加：劉誌軒，巴拿馬：吳玉明，祕魯：余劍鳴，占美加：葉應青，圭亞那：黃生財，烏拉圭：趙沛鴻，委內瑞拉：陳平山，智利：林炳潤，澳洲：劉渭平，紐西蘭：周潤三，非洲：朱梅麟，南非：厲昭，歐洲：芮正東。

我會把以上的鄧英達、符村英、張子良、劉渭平、梁聲泰、芮正東、趙沛鴻列為僑務會議的



前任僑務委員會委員長兼中央第三組主任現任總統府秘書長鄭彥棻先生早年在里昂中法大學留影。

七公子。除了七公子表現非凡之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香港的陳靜濤，我記得陳靜老當時年齡甚高，可是他在會議後還應召參加革命實踐研究院，和一羣青年同志一齊受訓。另一位是非洲模里斯的朱梅麟，他後來當上當地政府的內政部長。毫無疑問的，朱部長對國民外交的貢獻甚大。

說到這裏，我覺得我們透過海外各地僑胞，以致力於國民外交工作，過去仍未善盡其力。許多人提到這一問題，都以深怕各地政府誤會僑胞從事政治活動為藉口，不敢發揮僑胞在國民外交方面的力量。其實，這個道理似是而非。有些地方固然值得憂慮，亦有些地方未必盡然！

我在僑聯總會服務時期，我曾算過在二千多名譽理事、理事和顧問中，就有別國的：一位總統特使——呂華昌先生，一位部長——朱梅麟先生，五位國會議員（恕不列姓名）。有一次理事會議呂先生正以哥斯達黎加總統特使身份在台上，我們要安排他担任大會主席團之一，我請教他，

這種安排，將要見報，有沒有不方便的地方？呂先生說：「特使是特使，理事是理事，有什麼關係！」答得正義凜然，乾淨俐落。

某年，某國總統特使為一華裔，當時僑務委員會高委員長人言請他吃飯，以筆者為特使的小同鄉（廣東四邑），邀我奉陪

，我被安排坐在特使的旁邊。我們一面歎敘鄉情，一面談到特使的「來龍去脈」。我問他：「老鄉，您這特使怎樣來的？」他說：「糊里糊塗來的，我不知道當特使這樣麻煩，前兩天還麻煩到老人家（指總統 蔣公）在總統府接見呈遞國書呢！」我跟着說：「這是我們同鄉的光榮啊！」他說：「那裏！那裏！下次要我當特使也不來了，同來的幾位僑胞都去玩了，我還給外交部禮賓司那位先生管得想動也不能動！」我把他的話即席公開，大家哈哈！大笑。

我們就拿出上述那地區報告代表名單，逐一檢查，絕大多數都能在當地政府和社會中發生重大的影響作用。過去，海外外交和僑務工作之未能妥切配合，大約還不單是政策問題，而也是外交界和華僑社會雙方人士受不同的教育背景和文化觀念的影響！

### 只問耕耘不問收穫

我參加僑務會議工作，是我參加海外工作（包括僑務、黨務）的第三年。

當我踏入海外工作機構的門首開始，就發現海外工作在學術上是一個尚未開發的寶藏。民國四十年，我奉派赴泰工作，接觸到許多華僑家庭，更引發起我對華僑社會研究的興趣。例如我常常提起的，泰國僑領雲竹亭先生的家庭，雲老本身留英，他的弟弟、弟婦，有留英學生、留美學生、留法學生；有任泰國政府外交官的，或任財經方面大員的；家庭中談話，有海南方言，標準英語和法語。鄭彥棻先生於民國四十年以中央

改造委員會第三組主任身份訪泰（在訪泰途中發表兼行政院僑委會委員長），當雲老邀宴時，我曾對鄭先生說：到雲府赴宴，儼如參加國際宴會。但無論英國「博士」、美、法「博士」，或英國小姐、美、法小姐，在農曆年初一拜拜，仍跪拜祖先，不改中國農村本色。

我有一位堂兄一門六口，四個兒女爲了置購土地房產或就業關係，都先後入了泰籍。開門中泰一家，閉門則梁氏一家。吃中國殮、穿中國衣、說家鄉四邑話，他（她）們把入籍作爲謀生的工具。這種情況，只能拿中國文化才可以理解。

「華僑爲革命之母」。自從僑務會議召開之後，我對這句活開始有較深的了解，但我另從研究華僑社會的觀點來看，華僑這位革命之母，一向「只問耕耘，不問收穫」，重「與」而不重「

取」。十月「懷胎」，辛苦「生產」，艱難「教養」，而不求報酬！

華僑社會是一個「文化空間」，而非「政治空間」，華僑參與革命活動，是受鼓舞於文化思想，而非受驅使於「政治權力」。他們在「政治舞台」上演出，是爲了伸張中國傳統文化的「仁」與「義」，是爲了行「道」。試看辛亥革命之後，華僑革命志士，進入政治權力圈子的少之又少，即可爲淺見的證明。

檢查僑務會議海外出席代表，一共三十四個地區，計共二百一十六人，後來回國參加實際政治的却沒有幾人，有的也只有少數的名譽職位。

我常說，海外僑胞參與政治活動，重「號召」而不重「組織」。當一個「號召」到來，衡與義理相符，則出錢出力而爲之。貢獻力量之後，又

退居原崗位，從事「生產」。他們多不粘着政治事業，政治生產，一粘着政治，就很快脫離僑社。

當我在僑聯總會服務的時候，我極欣賞前任祕書長董世芳先生一貫處理會務的精神：海外無分枝組織，所有僑團都是僑聯無形的組織；注重僑領也注重青年；以服務工作代替組織領導。其實，這都是重視「號召」的原則。

在僑聯，我們對優秀的僑生有獎學金，對優秀而又貧苦的僑生有助學金，對一時遭遇困難的僑生有無息貸款。我們這種服務，唯一目的是希望培養僑社後起人才。希望在無數華僑青年中生頂天立地的民族英雄，建國偉人。

把握天時、地利、培養人和，這是我們今後反攻復國的康莊大道。

民國六十五年二月六日完稿

# 袁世凱傳

一代梟雄

增訂再版 章君毅著

全一冊合售台幣陸拾元

袁世凱於光緒八年到朝鮮迭次平定大亂，獲得韓王李熙的信任，把持朝政，儼然監國，使中國在朝鮮的宗主權，不然為之一振。袁在朝鮮十二年間，是他一生事功最顯赫的時期，同時也是他飛黃騰達，青雲直上的初階。這一段史實，波譎詭秘，瞬息萬變。然而若干年來，却無完整而信實的記載。現經名家章君毅先生搜集史料，以生花妙筆寫袁世凱傳中最精彩的一段，全書廿餘萬言附林光瀨著「袁世凱和汪精衛」共四百餘頁，另有珍貴插圖，歷史鏡頭，全一冊合售陸拾元。郵購請寄郵票或將書款交郵撥一四〇四四號帳戶，或撥電話七七一二四八〇。